

昭

代

興

助



新平知

如學

PDG

昭代典則 全八冊

明·黃允昇輯

江蘇廣陵古籍刻印社出版
揚州古籍書店發行

一九八七年十一月出版 定價七十一元

既代典則卷二十四

賜進士太子少保刑部尚書晉江蘇按察使吳郡

書林周曰校刊行

世宗肅皇帝

壬午嘉靖元年春正月清寧宮小房火

楊廷和蔣冕毛紀費宏上言火起風烈迫清寧宮後殿
豈非與獻帝后加稱祖宗列聖神靈容天譴咎然於此
可見矣給事中鄧繼曾主事高尚賢鄭佑亦言火之為
災陰極之變也五行火主禮今日之禮於名曰祭於禮
曰逆廢禮甚矣陰極變火廢禮之應也 上乃姑從廷

卷二十六

乙

和等議稱孝宗皇帝慈壽聖母本生父與獻帝母與獻

后而皇字不復有加矣○巡撫湖廣都御史席書具疏
曰邇者廷議大禮臣聞大畧有二其一謂武宗崩 皇

上以與獻王長子為武宗弟繼體孝宗例濮安懿王事
稱與獻王為皇叔別為與獻王立嗣此禮官議也舉朝

是之臣愚未敢以為是焉其一謂孝宗傳位於武宗

皇上入繼武宗之統不當繼孝宗嗣與濮王事不同此

張璁霍誥議也舉朝非之臣愚未敢以為非焉禮者天
下之公共謹獻議曰昔堯以天下傳於舜舜繼堯統未

聞不以瞽瞍為父舜以天下傳於禹禹繼舜統未聞不
以伯鯀為父故天下者天下之天下也祖宗之天下也

孝宗不能私也議者比之宋事竊謂英宗入嗣在褒衣

冠御之日 皇上入繼當官車宴駕之後比而同之似

未安故 皇上嗣續大業非繼孝宗之統繼武宗之

統也非繼武宗之統繼祖宗之統也以 皇上承繼武

宗仍為與獻王子別立廟祀張璁霍誥之議未為迂也

然舜禹雖父其父未嘗尊其父以帝稱此萬世大公案

也舜為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治不法於堯舜非治也

禮不法於堯舜豈禮乎夫天無二日尊無二帝 皇上

為武宗親則兄弟分則君臣 皇上既承統孝武為宗

廟主可復有他稱乎宜稱曰皇考與獻王此萬世不刊

之義禮臣三四執奏未為失也然禮本人情 皇上尊

既代典則

卷二十六

為天子慈聖將臨設無尊稱於心不樂於情難已故追

所生日帝后上慰慈闈臣知 皇上之心蓋有不能已

也此於武王追王太王王季雖續承之緒未符而追尊

之心實未遠也今踰年改元尊號未上明詔未頒無乃

擬議之未定乎為今日議慈壽之命已下宜定號曰皇

考與獻帝別立廟于大內每時祭太廟畢仍祭以天子

之禮是或一道也何者別以廟祀則大統正而昭穆不

紊隆以殊稱則至愛為而本文不淪尊尊親親並行不

悖其庶幾乎至于慈聖慈稱曰皇母某后不可以與獻

字加之設曰如此則孝宗竟無後矣臣曰武宗神主已
祀太廟 皇上承 繼祀萬萬斯秋安得謂無後乎此

臣等類之愚竊爲今日獻也。○吏部員外郎方獻夫亦草疏曰伏見近議陛下繼嗣孝宗尊稱與獻帝之禮一謂守禮經之言一謂循宋儒之說臣按禮經曰爲人後者傳曰何如可以爲人後支子可也又曰爲人後者孰後後大宗也適子不得後大宗蓋謂有支子而後可以爲人後未有絕人之後以爲人後者也爲是議者臣未見其合於禮經之言者也臣又按宋儒程頤章曰英宗既以仁宗爲父不當以徽王爲親臣則謂今日之事不同蓋仁宗嘗育英宗於宮中矣是實爲父子也今孝宗未嘗育陛下於宮中也孝宗嘗有武宗矣仁宗未嘗有子也徽王別有子可以不絕矣今與獻帝別無子也

昭代典則

卷二十六

三

爲是議者臣未見其善述宋儒之說者也蓋父子天性也不可改移名實相須也豈容假借說者不過謂孝宗不可無後故必欲以陛下爲子今夫推孝宗之心欲有後者在不絕祖宗之祀不失天下社稷之重而已孝宗有武宗武宗有陛下是不絕祖宗之祀矣不失天下社稷之重矣故陛下之繼二宗當繼統而不繼嗣與獻之異羣廟在稱帝而不稱宗繼統者天下之公三王之道也繼嗣者一人之私後世之事也與獻之得稱帝者以陛下爲天子也不得稱宗者以實未嘗在位也請宣示朝臣改議布告天下稱孝宗曰皇伯稱與獻帝曰皇考別立廟祀之夫然後合于人情當乎名實舉斯心而推

之治天下可運之掌矣二臣之疏俱中詔不果上然舊已傳播矣

三月丁巳上慈壽皇太后武宗皇后及皇太后邵氏冊寶詔天下

詔曰自古帝王以孝治天下尊親之禮其來遠矣仰惟聖母慈壽皇太后敬相皇考孝宗皇帝訓育皇兄武宗皇帝爵有顯聞皇嫂皇后表正宮闈母儀有年重念聖祖母貴妃事我憲祖澤隆佑啟本生父與獻王聰明仁孝本生母與獻王妃莊敬儉勤誕育躬躬不承前烈謹奉冊寶上聖母尊號曰昭聖慈壽皇太后皇嫂曰莊肅皇后又奉聖母懿旨上聖祖母尊號曰壽安皇太后本

昭代典則

卷二十六

四

主父母曰與獻帝與國太后大禮既舉洪恩誕敷王申楊廷和蔣冕毛紀請封定策功臣伯爵蔣子錦衣指揮世襲

給事中張九叙等奏曰陛下人繼大統實屬偷序楊廷和蔣冕毛紀待以職事草遺詔實遵祖訓非敢擬之而後定也以爲元功進封伯爵恐非廷和等所敢當也費宏起廢贊佐朝政遇亦奇矣若蔣子錦衣衛指揮亦非宏所敢當也漢有定立順之功參建桓之策紀綱大壞唐有門生天子定策國老之名禍不可言臣等恐主威漸以不振也御史汪淵等奏曰陛下之有天下偷享當然人心共屬私議無所加人力無所爲也楊廷和等何

與定策功邪夫疾伯非開國之勲不可遽封錦衣衛官
非汗馬之勞不可輕授今官爵可及於爛羊祿爵及輕
於敝袴乎臣竊奏曰律文官不許封公侯祖宗時學士
典文章備顧問而已無有封伯與武將者徐有貞封武
功伯隨櫬之乃明鑒也陛下可令史臣書曰學士封伯
自今日始乎

日本諸道爭貢

時日本王源義植無道國人不服諸道爭貢大內藝興
遣僧宗設細川高遠僧瑞佐叔素卿先後至寧波故事
凡番貢至者閱貨宴席並以先後爲序時瑞佐後至素
卿奸狡通市舶大監饋寶賄萬計太監令先閱瑞佐貨

昭代典則

卷二十六

五

宴又令坐宗設上宗設席瑞佐與瑞佐忿爭相讎殺太監
又以素卿故陰助佐授之兵器殺備倭都指揮劉錦大
掠寧波旁海鄉鎮素卿坐叛論處宗設瑞佐皆釋還○
其後兵部侍郎掌都察院事張學謨論勘處倭寇罪狀
曰臣竊惟明王所以馭天在設夷夏之限朝廷所以厲
世必昭刑賞之公若遠方小夷敢決大防稱兵中土讎
殺族類爲守臣者輯和無策禦變華方馴致將卒虧軀
疆場侵駭乃蒙寬條僅抵罰金甚非所以昭示遠人警
勵臣工也先任浙江按察司副使今陞右布政使張芹
職專海道蕪理分巡地方之責匪輕綽薄之才莫克當
一吏八港之時已有交讎構難之語既不能譯審以辯

其真偽又不能
其端無早見豫待之智
我公署戍殺吏伴瑞佐等而莫之能捕賊害將官劉錦
等而莫之能禦雖調兵督捕假稱平討之功而於師辱
國終莫寔失機之罪今廢祖宗之法乃僅行薄罰通銓
曹之私旋得遷崇秩宴然爲一方之伯將何以謝兩浙
之民布政司右叅政朱鳴陽承委盤驗夷貨倉卒聞亂
調度莫支既乏外攘之才坐受中城之變罪雖有聞罰
亦太輕先任大學士費宏叨執國柄懷卿翼之私遂出
成夫二天之虎先任戶科左給事中今陞太常寺少卿
劉穆叨任勸官懷顧望雅避之嫌竟莫仲夫三尺之法

昭代典則

卷二十六

六

俱合有罪伏望聖明俯賜乾斷將張芹即行罷黜以謝
地方朱鳴陽量加降調劉穆量行罰治以符公論庶國
典不至於蔑視邊警可至于潛消矣
安南黎譔走升華府莫登庸矯立黎應尋弒應自立
譔立七年爲莫登庸所逼出走海濱居升華府爲國莫
登庸立譔幼弟應而相之尋又弒應自立國分爲三
給事中夏言請罷市舶

給事中夏言上言倭禍起於市舶禮部遂請罷市舶而
不知所當罷者市舶太監非市舶也夷中百貨皆中國
不可缺者夷必欲售中國必欲得之以故祖宗鑒鑑日
本而三市舶司不廢市舶初設在太倉黃渡尋以近京

一、明改設於福建浙江廣東七年罷未幾復設蓋東夷有
馬、西夷有茶市江南海夷有市舶所以通華夷之
還有無之貨以徵稅之利減戍守之費又以禁海實
奸商使利權在上罷市舶而利孔在下奸豪外交內調
海上無寧日矣

五月禮部請以示仁王襲封與獻王主祀不報○秋虜人
花馬池大掠西安鳳翔○冬十一月庚申壽安皇太后崩
楊廷和定為哭臨一日喪服十三日而除文移兩京不
以詔天下

十二月甲戌上壽安皇太后尊諡孝惠康肅溫仁懿順協
天佑聖皇太后

昭代典則 卷二十六

七

癸未二年春三月賜進士姚涑等四百一十人及第出身
有差○夏五月遣司禮監官諭內閣與獻帝后尊號如皇
字

楊廷和將冕毛紀費宏上言皇上謂所生父母必極尊
稱恐未足為孝而反為聖德累矣前以慈壽皇太后懿
旨稱帝后于正禮已過公論未安今復極尊崇與孝宗
慈壽並非所以奉承正統也六月己酉復遣司禮監官
至內閣諭帝后尊號上加皇字楊廷和將冕毛紀費宏
上言前蒙傳諭已具奏為不正之禮恐為聖德累今必
欲行之是徇情也昔魏明帝勅戒公卿曰敢有邪佞
諛諂考為皇稱妣為后則股肱大臣誅之臣等不能離

明正諭聖陛下為堯舜之君是明帝罪人也丁巳上御
平臺召楊廷和蔣冕毛紀費宏授以手勅面諭欲加聖
與獻帝為興獻皇帝與國太后為皇太后廷和等退而
上言臣等親承天語請復無少疾速之色易勝感戴第
奉迎 皇上之初凡正統本生講論已定聖心固已洞
察豈復得不顧禮義徇情行之哉

十一月壬辰南京主事桂萼上大禮疏

萼上疏曰臣聞古者帝王事父孝故事天明事母孝故
事地察未聞廢父子之倫而能事天地主百神者也今
禮官以 皇上與為人後而強附末世故事滅武宗之
統奪興獻帝之宗識者莫不曰孝宗有武宗為子矣可

昭代典則 卷二十六

八

復為立後乎武宗完神器授 皇上矣可不繼其統乎
今舉朝之臣未聞有所規納者何也蓋自張璁霍亂上
議論者指為干進故達禮者不敢遽論其誤遂因循至
今日爾然定失也綱常所關誠非細故切念 皇上在
興國太后之側慨興獻帝弗祀三年矣而臣子乃肆恣
自以為是豈一體之義乎臣願 皇上速發明詔循名
考實稱孝宗曰皇伯考興獻帝曰皇考而別立廟于大
內興國太后曰聖母武宗曰皇兄則天下之為父子君
臣者定至于朝議之謬有不足辯者何也彼所執不過
宋濮王議耳臣按宋臣范純仁告英宗曰陛下昨受仁
宗詔親詩為仁宗子至於封爵悉用皇子故事與入繼

之主事體不同則宋臣之論亦自有別今 皇上奉
訓入繼大統果曾親受孝宗詔而爲之子乎果曾親許
爲孝宗子乎則 皇上非爲人後而爲入繼之主也明
矣然則考輿獻帝母與國太后者所當見而無疑百
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者也臣久欲以請乃者復得見席
書方獻夫二臣之疏以爲 皇上必爲之惕然更政有
無待于臣之言者至今未奉宸斷豈 皇上偶未詳覽
邪抑二臣將上而中止耶臣故不敢變然再申其說并
錄二臣之疏以聞疏奏 上曰此關係天理綱常便會
文武羣臣集前後章奏詳議導稱合行典禮
內閣楊廷和致仕

昭代典則 卷二十六

九

甲申三年春正月五星聚堂室

欽天監掌監事光祿少卿樂護上疏曰臣等預筭今年
正月五星以次聚堂室但太陽臨近當隱伏不見今候
其象果然大數不爽而象暗聚則其暗精流氣亦必成
祥自古五星之聚莫不有大福大禍惟視人君德政淑
慝何如耳占書曰五星之聚是謂改易王者有德受祥
子孫蕃昌無德受殃失其國家百姓流亡蓋天道無親
福無常主故五星之聚有福有禍有德靡不受福無德
靡不受禍聚房周祚以昌聚箕齊桓用霸漢興聚井宋盛
聚奎是四者皆當更革之際一禍一福培植覆傾昭然在
德惟天寶聚于尾箕子而唐德弗稱旋有祿山之亂唐業遂

衰皇上聖德中興五星適聚可不益修聖德愛養黎元
以承此大慶乎簡易寡慾修德之大儉用省財愛民之實
伏乞陛下鑒此天數之大克已約躬又能而寬行之使人
心悅而天意孚真所謂有德受慶矣臣職司占候竊惟
禍福之祥莫大於此至於修德應天之實非臣等之言
所能盡意更乞延訪文武羣臣博求修德愛民之道而
實行之以及內外左右莫不修省協贊承此大慶不使
天眷別有所顧則宗社生靈不勝幸甚占書又曰天下
兵謀則五星聚於營室凡所以內修外攘以銷夷狄盜
賊之謀者似亦不可不加之意也伏乞 皇上亟與大
臣圖之疏下禮部部言堯舜授受曰曆數在躬允執厥
中四海困窮天祿永終 皇上起自潛邸入承大統正
德年間權姦用事冗濫靡費蠹耗無餘天下之財盡歸
權室公私赤立國非其國 皇上起而救之生理未復
重以水旱非常之災流移轉徙餓殍相望朝廷累議賑
恤而在官無可發之廩在民無可貸之儲相顧錯愕計
無所出所謂四海困窮者積漸至此遠大投艱付託甚
重亨屯拯溺求望甚切伏望仰稽乾象俯順時宜圖任
老成斥遠羣小崇敬畏戒逸欲嚴諸一心自足以爲祈
天求命之本其他齋醮祈禳異端小說不宜輕信以啟
倖門傷治体至於足國裕民則今日之務莫急於此必
先儉約必端好尚必慎差違必重爵賞必戒興作稍在

昭代典則 卷一十六

十

得已卽賜停止務求安靜休養生息假以數年天與之時人盡其力則生理庶可復而國用亦自有餘矣臣等待罪禮官星家之說素所未習不敢引曲証以瀆天聽至於惠迪吉從逆凶作善降祥作惡降殃天命靡常常於有德永言配命自求多福則歷聖言之若出一口傳曰畏聖人之言伏乞聖情經典堯舜爲師執一中以臨照百官資四海以永綏天祿應天之實莫大於此其欲修攘以銷盜賊夷狄之謀者脩命移咨兵部上議仍乞勅令百官同加寅畏勉修職業凡事有關國體民生至計者並許直言以共成嘉靖之治宗社幸甚生民幸甚時又有華湘亦以光祿少卿管欽天監事上言自昔聖王承天御極必以治曆明時爲先乾坤奠位之後四時七政隨天而運寒暑代謝爲歲虧盈互易爲月晝夜還轉爲日經緯錯列爲星辰步筭周密爲曆數天子奉順陰陽時以作事以厚生而治時苟不明晦朔弦望失其節分至啟閉乖其期則無以該洽生靈而世亂矣夫曆之來由黃帝訖秦末凡六改由漢高祖訖漢末凡五改由魏文帝訖隋末凡十三改由宋太祖訖宋末凡十八改由金熙宗而訖元末凡三改一曆之改廣集衆見思無遺智法無遺術宜其永久不變然歷代長於曆者不數歲而輒差杜預曰陰陽之運隨動而差差而不已遂與曆錯歐陽修曰事在天下其易差者莫如曆

夫所以差者由天周有餘日周不足也天周有餘則天常平運而舒日周不足則日常內轉而縮天日之差於甲星驗焉堯之冬至初昏卯中而日在虛七度虛者北方之宿則日行北陸經於亥枵之子也今之冬至初昏室中而在箕三度箕者東方之宿則日行東陸經於析木之寅也計今去堯末四千年而差五十度矣再以赤道考之勝國至元辛巳改曆天正冬至赤道歲差一度五十秒今退天三度五十二分五十秒也黃道歲差九十二分九十八秒今退天三度二十五分七十四秒也故洪武中漏刻博士元統上言我朝承運以來曆雖以大統爲名而積分猶授時之數年遠數盈漸差天度距元辛巳至元統上言時歲在洪武甲子僅一百四十年迄今則二百四十二年授時曆法每歲差一分五十秒約七十年差一度今合差三度餘矣年逾遠而數逾盈然則治曆者豈可不隨時修改以求合于天哉夫不隨時修改求合于天則曆必差是以正德戊寅日食庚辰月食時刻分秒起復方位多與欽天監推算不合山東道御史朱節諫薦臣知曆學改官於茲恭惟皇上入繼大統之年適與元之革命改憲辛巳之歲相符則調元正曆以來未立之差法固有待于今日臣切念班固作漢志以明治曆不可不擇者三專門之裔明經之儒精筭之士臣於三者無一焉蚤夜憂違罔知所措然於

治曆之法聞其繁矣古今善治曆者三家一日漢大初曆以鍾律起二曰唐大衍曆以著策起三曰元授時曆以晷影測就日體測之毫忽微眇不可得而過者元史所謂自古及今推驗之精蓋未有出於此顧豈誣哉今欲正曆而不登臺測影臣竊以爲皆空言臆見也伏望令臣暫住朝參督率曾奏改曆中官正周濂及於疇人子弟中掄選請曉本業善於書算者及今於冬至之前親詣觀象臺晝夜推測日影赤道黃道中星分秒日計月書至來年冬至以驗二十四氣二至二分日月交食合朔弦望日曜月離黃赤二道及昏旦中星七政躔度紫氣月孛羅侯計都之類視元辛巳所求委有所差

昭代典則

卷二十六

十三

錄上覽乞勃禮部延訪四方有能知曆理如楊雄善立差法如邵雍沉潜智巧如許衡郭守敬者令其詳定歲差以成一代之懿制夫天文七曜三垣二十八宿爲大聖人觀天文以察時變觀此也此其有恒之象也雲雨震電風雪霜露類皆天象而非其恒也彗孛虹蜺之類其怪也夫日大明陽之精光君象也月夜明陰之精光后象也上有失德則適見于天而薄食日食陽不勝陰也月食陰不讓陽也先王謹天戒莫嚴乎日食矣春秋二百四十二年而日食三十六日官失之也史官失之也日輪大月較小日道近天在上月道近人在下故日食既時四面有光溢出也水火金木土卽人間日用五

府之精光也水行最速一瀉千里金行於世其流如泉火三月而改木一歲而彫土墮厚不遷故金水附日歲一周天火二歲水十二歲土二十八歲一周天土亦名填讀如鎮以鎮靜爲體讀如田以填塞爲用也木星八十二年而與日合者七十六火七十九年而與日合者三十七土五十九年而與日合者五十七金水雖隨日然金八年而合於日者五水四十六年而合於日者一百四十五三垣曰天市明堂位也曰太微朝廷位也曰紫微宮寢位也明堂位者天子巡狩之居也朝廷位者聽政之居也宮寢位者燕息之居也天市歲臨之太微日臨之紫微朝夕在焉七曜必躔黃道歷天街歲一受

昭代典則

卷二十六

十四

事太微而出猶大臣受天子之命於朝以行其職也二十八宿分列四方各守其野率諸經星以共紫微之帝猶郡國百司各治其職安其民人以承天子也二十八宿首蒼龍白虎朱雀玄武各七宿也角主發育萬物亢日踰廟氏爲天根房天子之後寢鍵閉鈐鈐兩咸以防淫而謹內也心天子象言天地之心人之主也尾主后妃叙御于主所箕承帝掃又揚穀之器尾而受之以箕示婦道也五星聚箕尾而有天寶之亂亂自色荒也斗主薦賢受祿斗爲器量所以斟酌也民事莫重于耕織故牛女相聯斗農丈人耕具驪珠女織工也天田九星象井田天狗天雞敬樹畜也羅堰九坎天淵言農桑者

水利也北陰也故虛與危主外喪危禍事室以農

而見故主營建宮室事嘉靖甲申五星聚營室矣壁國

書之秘府奎天子武庫婁主蕃收犧牲以供祀事自室

以至於婁天子之宮館苑囿在焉胃儲藏五穀之府昂

主刑獄又名旄頭占胡人順逆畢主邊兵昂畢之間有

天街分華夷也參中三星中軍其中大將勿參謀也二

肩左右將軍二足前後將軍背行軍之藏府并主水泉

主水衡法令平中之事物之平者莫如水故營國制城

畫整分州皆取象焉鬼主內外祠祀事柳主草木又為

天廚主饗饗事星為文明之會主衣裳文綉張主珍寶

宗廟服用翼天子之樂府也軫主車騎任載又星搖星

昭代典則 卷二十六 十五

隕大異也凌犯守留芒角掩各以類占之若乃日之行

道周天如循環月亦然兩環兩交一謂之天首一謂之

天尾天尾為計天首為羅月行遲速有常度最遲之處

即字也故謂之月字字六十二年而七周天炁生於閏

二十八年十閏而炁行 周天炁字皆有度數無光象

故與羅計同謂之四餘并七政為十一也

禮部上尊稱典禮議詔參眾論再議

禮部尚書汪俊等上議祖訓兄終弟及指同產言則

皇上為親弟武宗為親兄自宜孝宗母昭聖則後章

表惟進士張璁主事霍輅給事中熊浹二三人與桂萼

餘人皆如本部疏大推尊之非莫詳於魏明帝之詔稱
親之非莫詳於宋儒程頤之議而桂萼之徒肆言無稽
情罪可要議上上曰還參眾論再議○二月丙申禮部
尚書汪俊等上議 皇上入繼大統孝宗母昭聖蓋
純得乎天理之正深即乎人心之安者也今魏明帝后
已極尊稱而聖考無窮復令臣等再參眾論請於興獻
帝帝字上興國太后太字上更加一字以全尊稱議上
留中

南京都察院經歷黃綰上大禮疏

綰上疏曰陛下有仁孝之心而臣下不能因之擴充有

親賢之德而臣下不能因之將順何也切惟陛下遵祖

昭代典則 卷二十六 十六

訓入踐帝位宜繼武宗孝與獻帝別立廟大內庶大統

正而私恩盡也議者乃牽合宋濮王不同之事強陛下

考孝宗而滅武宗兄弟相傳之統絕與獻帝父子罔極

之恩父子君臣皆失其道不幾於三綱淪九法敦乎

召席書桂萼張璁霍輅來京

桂萼復疏曰帝王傳統體天地之心盡君師之道以開

萬世太平非若一家一人之私者也故統焉重嗣為輕

堯以不得舜為已憂不聞以陶唐氏失天子之祀享焉

已憂也舜以不得禹皋陶為已憂不聞以有虞氏失天

子之祀享為已憂也夏后氏傳之太康則立弟仲康至

不降則立弟局局之子復立不降之子孔甲商七傳三

立弟至立太戊而殷道興太戊以下立弟可屈甲而殷道又興再傳至祖辛數世五立弟至盤庚而殷道又興盤庚以下再立弟至小乙生武丁而殷道又復大興周七傳乃無嗣立王叔父辟方以繼統而周德復興夷王以下衰矣又十數世匡王無嗣立弟瑜而周復不墜夫唐虞三代豈皆無子行可以爲繼後圖哉重繼統之得人而不重已之得嗣爲天下謀而不以一人之私干之此仲尼之徒所以深鄙夫與爲人後者也後世爲人君者不計天下之安危爲人臣者不知事君之大節女后姦臣利於立昏故秦舍長子而立二世西漢舍長兄弟而立孺子嬰東漢舍長兄弟而立質帝凡若此類其間

昭代典則

卷二十六

十七

豈無賢而長者可立哉以繼祀私情爲重而不知國無長君將宗社淪喪其何利之有我太祖高皇帝深懲其失獨取法於二帝三王以兄終弟及之文定爲祖訓故皇上以興獻帝長子承祖宗之統事法三代義合唐虞無容議矣昔先王立極以祭祀敬敬皇上卽位以來天地則祀之於郊矣祖宗則享之於廟矣獨能遺其父乎故夫考與獻帝繼統武宗此天理人心推之爲堯舜人倫之至者執政乃以爲不可行也詩曰有馮有翼有孝有德大臣之謂也今之與議諸臣夫不可知乎願賜裁斷庶建中立極以答天下仰望之心矣○張璠復疏曰皇上遵祖訓入繼大統固非執政之所能援

亦非執政之所能舍者也夫何禮官不考而強比與爲人後之例以皇上爲孝宗之嗣絕也孝宗父子一體之恩繼孝宗之統失武宗兄弟相傳之序遂致皇上父子伯侄兄弟名實俱紊凡有識之士靡不痛恨者也臣初叨進士嘗再上議及著爲問答論辨其非但言者不顧禮義堂同伐異寧負天子而不敢忤權臣此何心也伏見當時望諭有云興獻王獨生朕一人既不得承緒又不得徵稱朕於罔極之恩何由得安於是執政窺測皇上之心有見於推尊之重似未見於父子之切故今日爭一帝字明日爭一皇字而皇上之心日亦以不帝不皇爲歎與之爭焉旣而帝興獻帝以爲皇上之心必

昭代典則

卷二十六

十八

旣慰矣故留一皇字以覲皇上將來未盡之心耳遂敢以皇上稱孝宗爲皇考稱興獻帝爲本生父不顧皇上爲繼統之大而堅遂與爲人後之非父子之名旣更推尊之義安在還爾詔告天下自以而今而後決然不可改者乘皇上之不察而誤皇上以不孝亦旣甚矣記曰君子不奪人之親亦不可奪親也今夫匹夫匹婦有不獲自盡者尚求以自伸皇上尊爲萬乘父子之親人可得而奪之乎又可奪人之奪之乎臣嘗抱恨一人之見不足以明皇上之心竊謂天下知禮義者必議之也今桂萼及之言者遂指爲黨臣謂天理民彝之在人心終不可泯者也人不能強臣臣不能強人者也

執政不能強 皇上皇上不能強於執政者也茲伏承
聖諭會文武羣臣集前後奏請議臣知 皇上以萬
世之禮付之天下之公矣 皇上而宋夾客有心明而面
阿理屈而詞執 謂宜為天子而不取忤權臣如此者
非臣子也 臣聞有言者曰 皇上已受昭聖皇太后懿
旨為之子矣今焉可背之 皇上已考孝宗詔天下矣
今焉可改之 但可於與獻帝之稱加一皇字耳 此正臣
所謂留此一字以滿皇上未盡之心者也 切謂 皇上
初奉武宗遺詔為繼大統非奉皇太后懿旨為之子也
况 高皇帝垂訓固亦皇太后所宜必知者也 何背之
有 皇上自藩邸為興獻帝子 服父服矣 迎立之詔 嗣皇

昭代典則

卷二十六

十九

帝位繼武宗統矣 此復其初何不可改之有 故今興獻
帝之加稱不在皇與不皇實在考與不考 推尊者 人子
一時之至情 父子者萬世綱常不可易也 若徒爭一皇
字則執政必姑以是而塞今日之議 皇上亦姑以是
而滿今日之心 臣竊恐天下知禮義者必將議之不已
皇上聰明日開孝德日新必亦不能自己者也 臣謂百
皇帝之稱終不足以當父子之名 百執事之口終不能
以泯皇上之心者也 易曰敦復吉 迷復凶 如其道萬世
不可改也 如其非道不終日而改可也 况今日以君政
臣以禮改非禮又何所忌憚而不決耶 伏乞再詔中外
必稱孝宗為皇伯考 興獻帝為皇考 武宗為皇兄 則一

皇上父子伯姪兄弟名正言一
下之望萬世之望也 疏奏上曰此言八廟典禮俱命會
議

三月丙寅諭禮部加上本生父母尊號及立室奉先殿側
○禮部尚書汪俊致仕

禮部尚書汪俊等上請曰 臣等伏承建室之命益增惶
惑嘗恨桂萼之徒扇其邪說欲改孝廟稱號陛下乃於
聖母皇太后復加尊稱 臣等知其非矣 又欲別廟與獻
帝陛下但欲議擬建室亦復知其非矣 願罷議上曰還
會官明白議擬汪俊等復上議曰 皇上入奉大宗不
得祭小宗為本生父立廟大內從古所無惟漢哀帝嘗
昭代典則 卷二十六 二十二
為其王立廟京師師丹以為不可請於安陸廟增飾為
獻皇帝百世不遷之廟俟他襲封興王子孫世世奉享
陛下歲時遣官祭祀亦足以伸至情矣上曰朕奉太廟
豈敢間越與漢哀帝不同務協公論以伸朕情吏部尚
書喬宇等復奏曰 皇上聖慮於宗法大小必洞然無
疑故曰建室以避立廟之名也 於奉先殿側以避大內
之名也 推此則專於大宗必降於小宗安陸祭祀無庸
改議矣上曰朕祇奉宗祀罔敢違禮卿等還協公論議
擬又湛若水等石瑤等給事中張紳等御史任洛等太
常卿汪舉等皆具奏不聽於是汪俊求罷去上切責之
曰你職司邦禮違背正典肆慢朕躬遂罷之

丙子詔止庸書張璠桂萼來京

張璠桂萼復同上疏曰禮官以皇上稱孝宗為皇考昭聖為聖母謂之所後父母稱與獻帝興國太后謂之本生父母按禮於所後者服三年則於本生父母降服為期同伯叔父母不得以帝后尊稱今既稱與獻帝興國太后是伸人子推尊至情實父母矣豈可妄加本生二字且本生字為別服制而言可加之尊稱上乎夫與獻帝興國太后既不可為本生父母則孝宗皇帝昭聖皇太后不得為所後父母明矣禮官明知禮非深懼罪及乃固拚皇上入繼大統之實而忍比與為人後之例觀其擬請與獻帝於帝字上與國太后於太字上更加昭代典則

卷二十六

二十一

一字蓋皇字耳臣等竊謂禮官初率廷臣爭一皇字何至今日可加豈非專留此字以滿皇上未盡之心者耶臣等逆知其然察其欺矣蒙召來京蓋欲令與禮官面質是非宜昭大義此真皇上公天下萬世之心也臣等聞命奔走至鳳陽伏觀勅諭已加稱與獻帝為本生皇考恭穆獻皇帝興國太后為本生母章聖皇太后是不過巧飾考孝宗之初謬耳其設心以為皇上但見有皇考皇帝母皇太后之稱必自喜慰殊不知本生父母對所後父母而言實陽以與之陰以奪之也皇上豈能陰察其欺乎遂使皇上於此宗祀致詞既稱皇考獻皇帝又稱皇考孝宗皇帝是兩皇考矣曾有一人

兩皇之禮乎孝宗皇帝有靈而信乎獻皇帝有靈而信乎皇上兩考之而安乎臣等知仍加本生二字決非皇上之心必出禮官之陰術其欺皇上以不察也極矣皇上以非禮也甚矣及奉聖諭朕本生父母尊號已有勅諭還於奉先殿側別立一室盡朕追孝之情夫別立稱廟知奉慈殿之例不干正統所以明天下之分不廢尊親所以教天下之孝於禮合矣但云朕本生父母豈皇上亦自不察以本生二字為親之之辭斯不失為獻皇帝子邪不知禮官正以此二字為外之之辭明皇上為孝宗之子云耳皇上不亟去本生二字則獻皇帝雖稱皇考實與皇叔無異不知禮義者將妄引漢宣

卷二十六

二十一

昭代典則帝光武非禮故事以為不當為獻皇帝立廟京師必此二字有以啟之也夫此二字實禮官欺皇上由之而不故不徒能使人附之而不改又能使皇上由之而不覺其欺矣又奉聖諭今大禮既定桂萼等不必取來臣等聞命中止切以大禮如此為定正臣等所謂徒爭一皇字禮官必姑以是而塞今日之議皇上亦姑以是而消今日之心者也蓋禮官俱臣等來京面質其非故先為此術求遂其私而天下後世公議終不可泯臣等切惟皇上聰明日廣孝德日新本生所後之欺蔽必自察之在禮官今日固自以為得計臣等知其將無所逃罪者也謹按三代以上立君者以賢嫡長繼統為重並

嗣之說末世諸侯之大夫以下始有與為人後者
故仲尼射於矍相之圃使子路延賢者曰僂軍之將亡
國之大夫與為人後者不入其餘皆入此可見與為人
後者仲尼之徒亦鄙也今禮官不成皇上爲入繼
大統之君而忍比皇上與為人後之例蓋不過強附
漢定陶王宋肅王不同之故事耳宋儒朱熹有曰古禮
之壞自定陶王時已壞了蓋成帝不立中山王以爲禮
兄弟不得相入廟乃立定陶王蓋子行也孔光以尚書
盤庚之及王爭之不獲當時漢廟之爭都是不曾好讀
古禮見得古人意豈夫仲尼大聖人也朱熹大儒也禮
官皆不考其說必求遂欺蔽之私此何心哉故今日典

昭代典則 卷二十六

二十三

禮必當改稱皇伯考孝宗敬皇帝皇伯母昭聖慈壽皇
太后直稱皇考恭穆獻皇帝聖母章聖皇太后亟去本
生二字如此勅諭禮部詔告天下則繼統之義始明爲
人後之說不得亂乎其間而人心信從矣使不亟去本
生二字則雖有皇考獻皇帝皇太后之稱天下後世
終以皇上爲孝宗之子爲人後之主實墮禮官欺蔽
中矣願皇上面進禮官將臣等所言反覆指示則理窮
而語必寒自無所用其欺逞其術矣疏奏留中

丁丑定安陸松陵山陵名顯陵○戊子復召張璁桂萼來
京以席書爲禮部尚書○辛卯內閣蔣冕請罷弗許

冕言皇上既受命於武宗則卽嗣武宗後以奉祀宗廟

當如春秋臣子一例之說而以父道事武宗以子道自
處也今欲爲本生父立廟奉先殿側竊謂與獻帝生前
未帝豈可沒而廟祀大內乎誠然則將置孝宗武宗於
何地乎汪俊乞休遽允其去尋璁有言亟召其來其日
天氣陡變陰晦風霾尤甚天心仁愛尤極惓惓蓋改稱
皇伯考之說逆天悖理皇上可不思所以回天意哉
愿罷免上白卿朕方倚任共圖治理建室禮儀朕自裁
之

禮部侍郎吳一鵬等請停建室之議不允

吳一鵬等言爲人後者爲之子乃儀禮經傳本文孔子
述經所定太祖高皇帝著于孝慈錄大明律臣等正
昭代典則 卷二十六

二十四

欲遵祖訓本禮經守師冊程頤之論以悟聖心宜停建
室之非仍廟安陸歲時遣官奉祀俟他日皇子衆多襲
封與王世世奉享議上上曰朕承天命祗奉宗祀孝養
聖母豈敢違逆朕本生聖母躬親奉侍但本生聖考荒
寢陵園遠在安陸設於卿等父子亦安乎今扶同朋執
敗父子之情傷君臣之義欺朕冲歲甚失綱常擇奉先
殿西室亟修飾以盡朕歲時追切之情

下修撰呂柟編修鄒守益于獄謫官○己酉上兩宮尊號
癸丑詔天下

詔曰朕恭膺天命嗣承皇兄武宗毅皇帝大統祫奉宗
祀惟我皇考孝宗敬皇帝神謨聖政是繼是行仰惟聖

母昭聖慈壽皇太后擁翊之功莫罄名言本生父母與
獻帝興國太后鞠育之恩罔殫報稱尊號未極恒用歎
然恭奉冊寶加上聖母尊號曰昭聖康惠慈壽皇太后
興獻帝尊號曰本生皇考恭穆獻皇帝興國太后曰本
生聖母章聖皇太后義專隆於正統禮兼蓋夫至情
○壬申奉先殿西室成名觀德殿奉安恭穆獻皇帝神主
○張璪桂萼至京師

璪等同上疏曰臣等聞蘇軾曰有一言而興邦者不以
爲少有三日言而不輟者不以爲多竊謂今日典禮名
實秩然宜無容一言者然與朝議抗之三四載辯之六
昭代典則 卷二十六 二十五

七疏又不止三日言而不輟者也人之言曰在朝之議
多非真多也附和之而多也臣等之議妄非真寡也不
敢言而寡也皇上聖明豈不察之茲詔令雖云再下而
典禮益甚乖遠謹復條七事其大畧不出前言而提綱
或便聖覽一曰高皇帝獨取兄終弟及爲訓者蓋父
子相傳爲常有不必訓兄弟相傳不常故爲之訓也夫
獻皇帝實孝宗親弟雖未嘗有天下以傳皇上而皇上
之有天下實以獻皇帝之子也高皇帝雖未嘗以天
下授皇上皇上之有天下實以高皇帝之訓也擅擁
立功者欺天甚矣二曰宋英宗初名宗實爲濮王允讓
第十三子時方四歲仁宗取入中官命曹后撫鞠之二

十八年命學士王珪草詔立爲皇子蓋濮王親嘗命之
爲仁宗子也仁宗親嘗命之爲之子也今獻皇帝未嘗
命皇上爲孝宗子也孝宗又未嘗命皇上爲之子也况
獻皇帝止生皇上一人爲嫡長子又非若英宗之多兄
弟可比而同之乎三曰宋真宗咸平元年三月詔議太
祖廟號太祖稱伯張齊賢等上議云天子絕期喪安得
宗廟中有伯氏之稱詔禮官別加詳定禮官仍議稱太
祖室曰皇伯考妣又云唐玄宗朝締拾云布昭穆之坐
于戶外皇伯考中宗皇考睿宗並列于兩廂北向同列
穆位又郊祀錄德宗朝祝文以中宗爲高伯祖又唐玄
宗謂中宗爲皇伯考德宗謂中宗爲高伯祖則伯氏之

昭代典則

卷二十六

二十六

稱復何不可奏可今孝宗稱皇伯考名斯正矣四曰本
生父母對所後父母而言禮於所後者服三年名曰重
於本生父母服降爲期同於叔伯父母名曰輕今皇上
尊稱獻皇帝爲皇考章聖皇太后爲聖母是明爲父母
所當重矣若仍係本生二字則又同於叔父叔母所當
輕矣五曰孟軻氏曰天之生物使之一本稱兩皇考是
二本也曾有兩考之禮乎夫三尺之童強以兩考之稱
必振然不從敢加之萬乘之尊乎今試坐孝宗皇帝於
此又坐獻皇帝於此皇上趨於其前其何以稱諸以是
播諸宗祀竊恐二帝在天之靈不享也六曰禮慈母如
母謂妾之無子者妾子之無母者父命妾曰女以爲子

命子曰女以爲母貴父之命也由是推之母子之稱夫豈可苟乎今昭聖有武宗爲之子復以皇上爲子章聖正生皇上而不得爲之子爲茲議者果爲全兩宮之好乎啟兩宮之嫌乎誠母爲母伯母爲伯母以母事母事伯母猶母大孝無間言矣七曰喪小記云王者禘始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而立四廟庶子王亦如之陸氏謂若漢光武有天下既立七廟則其曾祖禰當別立廟祀之故曰庶子王亦如之臣推漢有司有議之者正緣謬以光武當考元帝而不當考南頓君故耳今之議者亦緣謬以皇上當考孝宗而不當考徽皇帝故謂不應爲徽皇帝立廟夫始之以不學無術終之以相助

昭代典則

卷二十六

二十七

匪非不亦異乎疏奏留中○時六科給事中張翀等十三道御史鄭本公等各奏等行取來京黃綰張喙劾噬黃宗明攘臂橫行方獻夫居中內應席書陰爲間謀而南京給事中彭汝寔等御史田麟等復各論劾皆不聽

六月丙午以桂萼張璁爲翰林院學士方獻夫爲侍講學士

吏部尚書喬宇奏等偏執異說搖動人心言官論劾殆無虛日顧乃俱承翰苑之命愿亟罷黜上曰任用材賢自古帝王之治萼等執經論禮意非干進乃切責其忤違宇求罷去楊廷和子楊慎亦率同官張衍慶等奏

言君子小人不並立正論邪說不並行臣等所執者程頤朱熹之緒也萼等所言冷褒段猶之餘也學術不同議論亦異可復強顏詭隨和光自媚乎上罷其俸御史段續陳相各復論奏上責其排陷忠賢俱下獄外貶戊午遣司禮監官傳諭徽帝冊去本生二字

內閣毛紀費宏石璫上言尊號九字斷自聖心非臣三人所敢輕議蓋二字上干宗廟內干宮闈事體重大伏望皇上審處慎毋輕改上御平臺召毛紀等切責之曰此禮當速改爾輩不能以忠事君如何可以禮待爾又曰爾輩爲無君之臣如何使朕爲無父之子紀等惶怖而退

昭代典則

卷二十六

二十八

七月大同五堡軍叛殺巡撫張文錦參將賈鑑大同古雲中地北距虜地平漫不甚阨塞是年七月巡撫都御史張文錦議鎮城北九十里築五堡將成議徙鎮卒二千五百家徙戍之堡五百家爲大同藩籬諸鎮卒竊相謂去城下一十里猶苦虜抄掠無寧日今五堡孤懸幾百里虜至誰復相應援者卽成不願徙也訴之文錦文錦不許嚴爲令趣之又所遣董役參將賈鑑望風峻法曰文錦杖其隊長且罪之諸鎮卒遂變有郭鑑柳忠賢諸驍悍者倡亂殺賈鑑裂其屍七月二十二也遂嘯聚塞下焦山文錦恐與虜連招撫之入城卽索治首亂者二十七日郭鑑柳忠脇諸卒焚大同府門劫獄

因又焚都察院門文錦倉卒踰垣避匿宗室傅野王所諸亂卒掠其家脇傅野出文錦殺之亦裂其屨遂發府庫兵仗皆甲而馳欲殺鎮守太監王基不果又欲殺總兵官江桓走免掠其家乃出遂脇鎮總兵秦乞赦宥廷議遣兵部侍郎李昆宣勅赦諭之復命太監武忠鎮守都督桂勇爲總兵官擢按察使蔡天佑爲巡撫先是撫臣既遇害諸亂卒肆行劫掠天佑至乃令武忠桂勇集亂卒宣諭朝廷恩威反覆開諭諸亂卒稽首謝暫解散然皆恐不安又姦盜多乘隙亂卒劫掠居民桂勇稍督兵擒獲獲殺五十餘人乃管郭鑑柳忠諸首亂者釋之以安衆而人心恟恟詭言日至相傳有洗城之說無昭代典則

卷二十六

二十九

何妄報京營暨諸鎮兵已駐近地勦大同矣適戶部遣進士李枝轉餉至鎮諸亂卒謂客言也衆夜集擊李枝門訊故枝自門隙出公移示之始信然衆已集有謂知縣王某曾曰巡撫欲誅衆卒者遂往執王殺之又縱火延燒居民百餘家亂復大作明日逼脇代府謂其請兵也且索府貲代王曲應之解去王懼陷害以三十日率弟子數人潛出居宣府天佑等委曲諭撫不定以狀上上乃命戶部侍郎胡瓚督兵討之而都督魯綱總其兵制曰誅首惡脇從不問也瓚至陽和密檄桂勇督城中兵計擒首惡文移日十數下於是城中大懼衆曰天佑求自全天祐傳制諭之曰兵來惟誅首惡脇從不問也

汝輩勿助惡卽良民無事矣以是首惡者扇惑衆多不從桂勇遂率苗登諸將計擒郭鑑柳忠等十一人皆斬之鑑父郭庀子糾胡雄黃臣徐瓊見等復倡亂報復逼脇諸亂卒盡甲閉城門夜圍桂勇第掠其貲殺家衆數人磔屍於坊有啖其肉者遂擁桂勇至葉總兵宅天祐暨太監武忠亟馳至諭之反覆譬曉衆復少定勇得不遇害衆詣天祐泣訴求止兵天祐曰汝等自作孽至此奈何若今能擒首惡吾爲若轉達兵猶庶可止也諸亂卒乃復擒徐瓊兒等首惡四人以獻天祐斬之函首詣瓚郭庀子暨諸首惡皆逃匿城中士人數十輩詣瓚請緩師不聽天祐乃疏請班師復以書止瓚諸首惡既誅昭代典則

卷二十六

三十

餘黨釜魚耳易處也疏上命瓚旋師瓚還御史蕭一中給事鄭鵬等劾瓚討叛無功逆黨未盡得乃師不臨城歸冒功賞請治欺罔罪別遣大臣督兵討亂疏沒不報惟勅天祐等擒捕餘黨仍有脇從弗治復據使諭慰代王還國天祐等省諭鎮城兵民各安業所勅軍器令首官衆稍寧郭庀子胡雄既潛入城度終不日容復誘聚餘黨數十人夜焚總兵王振第諸卒奔告天祐天祐曰曉當治之明日集諸卒諭以朝廷班師不屠城之意且詰亂故衆曰夜倡亂者皆知請閉諸門戶索之得首惡郭庀子胡雄等四十人斬之人人稱快事聞優詔答之賞賚有差天祐厚養多問因事捕誅逆黨近數百人